

◆ 城事 /City Story

“呱蛋”和庐剧

合肥人的休闲生活,除了吃喝、打麻将玩牌之外,就是几人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地谈心了。老合肥人把这种方式叫做“呱蛋”。

很少见到有外地人像合肥人这样热衷于“呱蛋”。这种聊天方式不仅距离近,无话不说,而且说话声也如农村的高音喇叭似的。他们不仅会大声播报自己家三五十年的家事,甚至连七大姑八大姨的陈年往事,也一一晒出。

除了“呱蛋”,合肥人热衷的还有街头的庐剧,所谓“庐剧”就是俗称“小倒戏”或者“捣七戏”的地方戏。虽然庐剧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剧目,念白和唱腔早已脍炙人口,但老一辈的合肥人仍喜欢不断地温习。

合肥的夜晚,隔三岔五的,在公园的角落里或者老居民区的门口,经常有这样的庐剧演出。专业和不专业也分不清,看起来都像“草台班子”,生动鲜活,随意乐观,谐趣顿生。那些演员们,有时连衣服都不换,也不化妆,便就着一琴、一锣、一鼓,罩着个戏服就上场了。他们说的是生动的口语,唱腔也随意编撰,说着说着,往往就忘词了,这时候便会有观众提醒,提醒之后,又接着唱下去。这样的“草台班子”,从来不缺围观观看热闹的。看着这样的街头小戏,就如同端上一碗“辣糊汤”或“面疙瘩”一样,吸呼一口,满嘴喷香。

不过,尽管有关方面对庐剧鼎力扶持,但这个地方剧种仍很难登堂入室。这当中的原因有:一是庐剧的剧目过少,且处于促狭戏谑的小品阶段,在街头比剧场合适,走低端比走高端合适。二是像《讨学钱》之类的剧目,表现的是对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嘲讽,暗藏于中的,有一种阿Q似的自得。这样的主题,哪能拿得出手呢?三是目前的合肥,新知识人的大量迁入,对于市井味十足的庐剧,有着天然排斥。所以,尽管庐剧间或成为街头一景,但却只能作为城市的花边和点缀,谈不上很好的前景,只能像街头巷陌的小麻将和小龙虾一样。不过,只要合肥人喜欢,它就是有价值的。

(祁海群)



◆ 达人 /Trendsetter

李鸿章和他的家族

一滴水能看到大海,一个家族的百年史,就是浓缩的大历史。李鸿章和他的家族就值得细细品味。

在安徽合肥市繁华的步行街中段,有一片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,布局整齐,结构严谨,雕梁画栋。这就是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的故居。走进大宅,由南向北依次大门、前厅、中厅、走马楼(小姐楼),许多人用“李府半条街”来形容李家的恢弘气势。

“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。”这是伊藤博文对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、一代名臣李鸿章的评价。

李鸿章的一生,伴随着清王朝走过风风雨雨四十载,从鼎盛走向衰落,直至灭亡。无论生前还是死后,他都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,康有为称李鸿章是“维新之同志”;梁启超评价他:“吾敬李鸿章之才,吾惜李鸿章之识,吾悲李鸿章之遇……”毛泽东在《讲堂集》中说“水浅而舟大也”,叹息李鸿章这只大船在晚清的浅水中无法行驶,进退维谷……

而李鸿章家族,因李鸿章的命运,先是大红,后是大

黑,再逐步走出低谷,悬殊之大,有若天渊。在不同时代,不同历史时期,李家人有着不同的生存法则。

李鸿章的先祖原本姓许,明朝时从江西迁到了安徽合肥。百年后,李鸿章的八世祖将自己的儿子许祯所过继给了好友李心庄,从此许承李姓。许祯所成人后制定了李家门规:李许二姓不通婚,但与族外许姓联姻则不禁止。自此,李家人丁兴旺,支派繁多,李祯所算是李家的第一功臣。

最初,李家世代以耕读为生,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,经济状况不好,社会地位也不高。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在40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,后来在刑部任职。李文安虽然性格内向,“资性中下”,但他万事心中有数,眼力不差,始终把曾国藩拉得挺紧。那时,曾国藩不过是个普通的京官,初任翰林院侍讲学士、内阁学士。而李文安早早地就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去拜曾国藩为师,跟其学“经世之学”,这大概是李文安对家族的最大贡献。

李家自李鸿章这一代开始发迹。在李鸿章得势之

时,李家兄弟多多少少都沾了光。李鸿章兄妹八人,他排行第二。大哥李翰章官至两广总督,是李鸿章及淮系集团的坚定后援。

李鸿章家族的第四代和第五代,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出身问题。他们多半没有沾到父辈的光,唯有靠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改变局面。

有人说,在如今的李家后代中,李道增是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人。李道增1930年1月出生,是李鸿章之弟李鹤章的第五代孙。他是清华大学首任建筑学院院长,中国工程院院士。此外,在被问及家族中最有实力的人的时候,很多李家后代都提到了李家老六房“家”字辈三兄弟李家昶、李家景和李家曙。他们是李昭庆的第四代孙,现居海外,都是亿万富翁,且深居简出,颇为神秘,被称为李家的“三艘航空母舰”。

李氏家族自改宗以来绵延数百年,繁衍十几代,现在的李氏后裔以道、永、昌辈居多,遍布海内外,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望族。

(拾 珍)